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语法化

张秀松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存在着与普通话形容词“象话”截然对立的句法、语义特点。它经历了如下语法化历程:补状句法移位、从突显摹状到突显锚程的认知侧重转向、“话”的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象”与“话”的边界消失、短语词化。在这个语法化过程中类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象话;描摹状态;锚定程度;短语词化;类推

[中图分类号] H 17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08)01-0098-05

一、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句法语义考察

1.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句法考察

阜宁方言中的“象话([xu 0])”是个程度副词,表示“真”、“极其”义。经调查,发现其有以下句法特点:

第一,常用于感叹句中形容词(短语)、副词(短语)、心理动词(短语)的前面(为论述方便,统一记为“XP”)。如:

求你办件事情,反象话难[ti 0]呢!

人家象话客气[ti:0]呢!

你象话不把我放在眼里[ti:0][nia]!

第二,用于感叹句时,除了句末要用语气词“呢”、“嘛”外,还要在这些语气词前用“[ti:0](下文记作“底”))”。

第三,与普通话“象话”倾向于用于疑问句、否定句而能用于感叹句截然相反的是,阜宁方言中“象话”只能用于叹句,不能用于疑问、否定句(除非如例3那样“象话”后是理动词(短语)),也无否定式。如:

(4) a. 你这本书象话重底呢!→b. *你这本书象不重底呢!

c. 这本书不很/太/特别重。→d. *你这本书不象话重底呢!

[收稿日期] 2007-10-19

[基金项目] 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AYY04)。

[作者简介] 张秀松(1978-),男,江苏阜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语言的认知和语法化研究。

(5) a. 你这本书象话重底嘛!→b. *我这本书象话重(底)吗?

→我这本书特别/很重吗?

如例(4)、(5)所示,当句子变成否定或疑问句时,程度副词就不能用“象话”了,必须换成其他的。因此,普通话中“象话”与阜宁方言里程度副词“象话”的句法分布恰恰相反,前者只能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后者只能用于感叹句。

2.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语义考察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语义得从普通话中“象话”的词义来源说起。关于后者,刘志基作过解释。[1]他认为古人非常强调言辞之美,所谓“言,身之文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比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在解答什么是“死而不朽”时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列,作为“死而不朽”的标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也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非言辞不为功,慎辞哉!”。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的形势下,人们尤其是纵横家们对辞令之美的追求导致“言”、“令”具有“美”、“善”义。前者如“巧言令色、令尊/令堂”中“令”;后者如《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王子还与召庄公谋划借盟会之名诱杀单旗。樊倾子得知后说:“非言也,必不克。”其中“言”即“善”义。“善”本就从“言”得义(与英语中 as good as one's word “守信”派生自“word”有些相似)。甚至在现在有些人仍然认为话应该是美好的,不美好的言语就不能叫“话”。如:

(6)近年读书稍有留意,发现一种说怪话的美,如痴、拙、狂、叫、娇、憨、曲解、过敏、糊涂、无知甚至无赖,乍一看简直不象话,但稍加回味,就会有美感,而且越想越美,越有味。(胡邦彦《谈“冷痴”格》)

可见,古人对辞令之美、好的追求也使得“话”被视为一种审美判断甚至伦理判断的标准,“象话”成为“美”、“善”的代名词。这种审美与伦理标准合一或从审美标准引申出伦理标准的现象生活中随处可见。如,阜宁方言中“不丑”不仅既可以表示美,又可表示好;“丑”既可以表示“不美”,还可以表示负面的道德评价。例如:

(7)小三子不丑啊,每月给他爸五百元作生活费。[好]

(8)这么大个人了,还要吃妈妈奶,也不怕丑。[羞]因此,一方面,人们渐渐开始用“象话”、“不象话”来作为伦理判断的标准,衡量人的言行合理与否。这就促进了普通话中“象话”的形成。如:

(9)把这个流氓带到舰队军务部,弄清他的单位。

太不象话了,简直是当众耍流氓。”(《我是“狼”》)(10)你说我要抽丫的对不对?丫也忒不象话了,我说咱平时都不错,你要缺钱哥们儿借你,不还也没什么,我都没说什么他倒长脾气……(《我是“狼”》)另一方面,也把话当作审美判断的标准,用“象话”、“不象话”来表示事物美丑好坏程度之深,这就是阜宁方言中“象话”产生的基础。后来,它们的搭配能力得以扩大,不仅可以表示美丑好坏程度之深,还可以表示其它属性的程度深。这样,在阜宁方言中“象话”就逐渐语法化(具体过程详下)为个程度副词,相当于普通话里的“极其”。另外,阜宁方言“象话”虽可用于感叹句,但句子表示的必须是已然事件或存状态,不能用于未然事件。如:

(11) a. 你对我象话不满底呢! b. *穿上这样衣裳,你会象话漂亮底呢!

即使把“话”看作一个中性词,即把话看作谈不上好也不上坏的东西,“不象话”仍然表示“不象话(那样好、合理)”,而不表示“不象话(那样坏、不合理)”。与此相似的是,汉中“不肖”只表示“不象父母那样(善良、厚道等)”,而不表“不象父母那

样(凶恶、奸诈等)”。此外,“象样”,据《现代语词典》(第5版)的解释,表示有一定的水平,够一定的准。这里作为衡量标准的“样子”也是好的样子,不是坏的样子。因此,“象样”是褒义形容词。如:一件~的衣服、字写挺~。这三种情况很相似,都(隐蔽地)牵涉到一个名词“象”义词修饰以后的形成的形容词性短语(语法化后是形词)的语义偏向问题。

3. “象话”普方差异的成因

上文说普通话中的“象话”只能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括一下,就是只能用于虚拟句;而阜宁方言中“象话”只能于现实感叹句。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普通话的“象话”是在把话当作伦理判断标准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人们的行为的伦理判断一般凸显下限,(社会会借助道德范)规定人们的行为至少要象“话”一样能为交际对象所受。所以,它是个极小量;而阜宁方言中的“象话”是在把当作审美标准的意义上使用的,审美判断一般凸显上限,限处于退隐状态,因为人们不会去规定低于什么标准的是丑的。比如,人们不能说不象话/辞令一样美的东西就不美的。相反,审美判断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比如“话”,和个典型象似程度越高就越美,所以阜宁方言中的“象话”是极大量。而据石毓智,对一个量级中极小量的否定往往意味着完全否定,对一个量级中极大量的肯定往往意味着完肯定,所以极小量往往只用于或常用于否定结构,极大量往只用于或常用于肯定结构。[2]53 这样,普通话中的“象话”就经常用于疑问句、否定句,从而达到完全否定的效果。就是为什么普通话中说某人的言行“不象话”比说“不合理”批评力度更强的原因,因为“不象话”意味着对“合理”属性全盘否定,表示“一点也不合理”。这是由“象话”比“合理”语义量级低决定的;阜宁方言中的“象话”只能用于感叹句,其实感叹来自于与“象话”搭配的句末语气词,“象话”本身作用是通过肯定极大量达到完全肯定。阜宁方言中“象话底”形成前的底层结构“美底象话”(即“美得象话,美如令”)显然是说美的程度极高,接近于十全十美,因为它与最美事物相象。

综上,如果不区分普通话与方言,“象话”、“不象话”既以表示人们的言行合理与否,也可以表示事物程度深否。

示前者,“象话”只用于否定、疑问句等虚拟句中;表示后者,“象话”只用于肯定感叹等现实句中。现列表表示如下:

表1 “象话”的使用情况
Tab. 1 Uses of “Xianghua”

使用领域	普通话	阜宁方言
词性	形容词	程度副词
所在句类	否定、疑问句	感叹句
句法功能	谓语、补语	状语
基本语义	表示行为合理	形容程度极深

二、阜宁方言中“象话”的语法化

1. “象话”的补状移位和短语词化

上文提到阜宁方言中“象话”除与感叹语气词“呢”、“嘛”等共现,还必须在语气词前有补语标记词“底”。尽管在阜宁方言中“的”、“地”、“得”三个虚词都读“底”音,如:

(12) a. 这是他底书。b. 他手到把掐底就弄好了。c. 他说底太好了。

但是,“象话+XP+底+呢”中的“底”相当于普通话补语标志“得”。因为,XP的后面虽然可以用“地”,但条件是XP作状语,而程度副词“象话”所在的句子中形容词(短语)后没有其他谓词,只有一个语气词“呢”或“嘛”等,所以可以首先排除“底”相当于普通话“地”的可能。其次,“底”作“的”义结构助词理解,也不可能。因为如果XP后面跟结构助词“底”而“底”后又没有中心语,整个短语只能理解为“的”字短语。但“的”字短语中“的”后中心词可补。而XP后无法补出什么确定的东西。试比较:

(13)他只不过是开车的。→开车的人。

(14)昨天借书的今天就不能再寄了。→借书的人。

(15)他对我象话不满的呢!→?他对我象话不满的人/态度/原因……

最后,如果把“的”字理解成语气词,就无从解释高频紧邻共现的两个语气词“底”、“呢”为什么不能缩合为一个合音词。

阜宁方言中高频紧邻共现的语气词缩合为一个新的合音词是很常见的。如,

(16)你自己一个人去 bulao。→你自己一个人去 bao。

(17)你来 bulou,在家也没事。→你来 bou,在家也没事。

更重要的是两个语气词的功能有抵触。“的”表事实本来如此,而“呢”有小夸张意味。两者不太兼容。综上所述,“底”当是相当于普通话“得”的补语标记。在汉语史上,“底”作补语标记很常见,如:

(18)文章差(瘥)底病,回首兴滔滔。(杜甫《寄陶二少尹》)

(19)捻底梅花总是愁,酒尽人归去。(朱敦儒《卜算子》)[3]

那么,在“象话 XP 底”中,补语标记“底”后怎么没有补语呢?唯一的可能是“象话”开始当是位于“XP+底”后作补语的,构成“XP+底+象话”这种结构。我们的这种推断是有一定理据的。因为尽管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象话”主要作谓语(在我们检索的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中“象话”凡21见,作谓语的有20例),但也有用作补语的。例如:

(20)我看中了几件衣服,用普通话问价,小贩出的价高得不象话,简直是欺负人。(《橡皮人》)其实,阜宁方言中的“象话”和普通话中的“象话”一样,本来都是象义短语。它们和汉语所有象义短语构成的修饰语一样汉魏之前只能位于谓语中心后,作补语。如:

(21)寒素清白浊如泥。(《抱朴子·卷十五》)

(22)则邻国之人仰之若父母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位于谓语中心之前的用法,到了明代就只能位于谓语之前[4]214。并且,正如石毓智指出的,在移位前,象义词当是“如、若、似”,而不是“象”。[4]221 因而“象”与“如、若、似”的语法化方向不同,“如、若、似”由于常与其前的形容词(短语)紧邻共现而被重新分析为其词尾,表示“……的样子”。“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中“沃若”即为“肥沃的样子”。而“象”却没有形容词词尾用法。相反,它有副词用法,这点与阜宁方言中的“象话”相似。如:

(23) 那红玉见贾芸受里拿的手帕子, 倒象是自己从前掉的。(《红楼梦》第 26 回)

(24) 我象在哪儿见过他, 可是想不起来了。(《现代汉语八百词》)

可见, “象”不同于其它象义词——直接在补位脱落其宾语, 发展为词尾——而是在替换其它部分象义词后实现了介宾短语的补状移位。移位后普通话中介词“象”的宾语脱落, 使得“象”单独作谓语中心的修饰语, 最后虚化为副词, 义为“好象”。但阜宁方言里象义词“如、若、似”由“象”替换, 然后象义短语从补位移到状位后, 介词“象”后的宾语“话”并没有脱落, 而是借助于与“象”正好构成一个双音节音步的便利, 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作用下, 实现边界消融, 最终完成短语词汇化的过程(词汇化的标志就是“话”声调的轻声化、韵腹的央元音化。从[xua4]到[xu 0]), 成为一个程度副词。与其它没有实现词汇替换的象义短语前移后, 为弥补象义介词对联系项居中原则[5]的违反而在象义短语后增加比况助词“似的、一样”等(如例 27)不同的是, “象话”后面总是没有比况助词, 这也使“象”的介词地位受到动摇, 从而有利于“象话”的词汇化。

当然, 也不排斥“象话”程度义形成过程中受“好”的沾染的可能。因为, 普通话中的“好”既具有“美好”义, 又可以用于形容词的前面表示感叹。如:

(25) a. 今天的考试好难哪!

b. 你学习好认真呀!

太田辰夫指出“好象”是在“象”前加上“好”这个表强调的副词构成, 但似乎可以看成一个词。[6]182 换言之, 太田先生认为“好象”原是个短语, 由于“好”与“象”高频紧邻共现而词汇化为一个副词。高频紧邻共现使得“象”有可能受“好”的沾染也具有了表示程度高的潜能。当“象话”经过补状移位后, “象”这种隐含的表程度高的潜能对整个“象话”发展为程度副词起了催化作用。

2. “象话”认知侧重的转变与“话”的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

阜宁方言中“象话”程度义的获取当是它遵循以下路径通过功能泛化、重新分析、语境吸收而逐渐完成的: 美(底)如/话功能泛化平白(底)如话重新分析象话+ XP+底呢“象/如话”最初是描摹状态的补语, 可叫做“摹状补语”。而状态和性质深究起来其实是有联系的。①所以, “象话”在摹状的同时还潜藏着一种刻画某事物具有某性质的具体程度的能力, 可叫做“锚定程度”(简称“锚程”)的能力。由于话是古人审美判断的典型, 是最美的事物, 所以锚定的程度是最高的。后来, 通过功能泛化, 在古人心目中话不仅是美的, 还应该是通俗的、易懂的、平白的……, 所以, 又出现了“平白如话”等说法。同样, 通过语境吸收或重新分析, 这里的“如话”可以表示平白的程度深。这就进一步突显了“象/如话”锚定程度的能力, 而弱化了它的摹状能力。久而久之, “象/如话”就获得了程度义。不过, 由于“象话”比“如话”口语色彩浓而且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程度表达多前置相符, 最终垄断了程度义用法。伴随“象话”功能泛化过程的是“话”的实义虚化, 因为话的属性(美、平白等)被挖掘得越来越多, 它做喻体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使用得多了, “话”的实义就会被磨损掉。“话”的实义虚化在语音上也有体现, 即阜宁方言“象话”里的“话”读轻声, 且韵腹央元音化, 音标为[xu 0]。尽管, 在笔者的方言阜宁凤谷话中“象话”里的“话”还不能脱落, 但在阜宁勾墩话中“话”已经可以脱落了②。建湖话中也是如此③。另外, 在涟水(南禄)话中“话”已可以脱落[7]。例如:

(26) a. 双鞋质量象好的。b. 瓶酒味道象好的。④

因此, 我们可以把“象话”语法化过程中“话”的语音弱化过程构拟如下: [xuA0]→[xu 0]→[u]→[]→φ (“象”音长的延长)。当然, 第三、四这两个环节还需要找到更多的方言现象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有轻声化、复韵母的单音化和单韵母的脱落。其中, 轻声化是关键的一步, 因为正如 Christopher Lyons (1999) 所言, “非重读词(负载的往往是旧信息)单音化是一种强烈

趋势,弱读往往与多音单音化相伴随”⑤[8]。从某种意义上说,“象话”从处于句子自然焦点位置的补位移到状位,信息凸显度就在下降,这也是“话”语音变化的一个潜在作用力。总之,“话”的语义磨损与其语音弱化是互为表里的。语音上的弱化是语义磨损的外在表现。综上,“象话”中“话”最初只是指美的话,后来发展为指平白的话、通俗的话,甚至任何话,从而使得“象话”获得程度义。有意思的是,普通话中“如此”与阜宁话中“象话”有着平行用法。“如此”的“此”最初当是指具有某一特定特征的喻体,后来泛化为任何喻体,从而使得“如此”获得形容程度高的意义。试对比如下两组例句:

(27) a. 有妇如此,人生无憾也。

b. 如此贤惠的女人,真是少见。

(28) a. 你的作文语病太多,说得简直不象人话。

b. 人家小三子象话孝顺的呢!

通过与“如此”的对比可以看出,只有当“话”前无定语从而“象”与“话”能紧邻共现且“话”的确切所指模糊化(如模糊化为近似于泛指代词“此”的意义)时,“象话”才可能走上词化道路。

3. “象话”语法化过程中的类推

其一,“象话”补状移位过程中的类推阜宁方言中程度介词短语发生补状移位并不只有“象话”一个。“吓死人”也发生了同样的句法变化。“吓(hè)死人”原本也是放在谓语中心后面的。如:

(29) 这菜贵底吓死人。

这里的“底”也是“得”义补语标记,原句的句法分析如下

(30) 这菜贵底<吓死人>。

在这种结构中“吓死人”本来是一种结果,是说菜贵会造成吓死人的结果,后来通过这么说来夸饰菜贵的程度。这样,通过语境吸收,“吓死人”具有了表示谓语中心(如例 30 中的“贵”)所示属性程度深的意义。而典型的“程度深”义是通过程度副词表达的,程度副词(除单音程度副词“很”、“极”等偶尔可以作补语外)一般位于谓语中心前,作状语。例如:

(31) 他很/非常/极其聪明。

① 说某形容词表示性质或是状态,那只是就突显的侧面(profile)而言的。性质形容词突显的是性质侧面,但也隐含着状态。如“可笑的心理”既说明这种心理具有“可笑”的性质,也蕴涵着这种心理处于“可笑”的状态中。状态形容词突显的是状态侧面,但也蕴涵着性质,如,“红彤彤”、“雪白”中蕴涵着“红”和“白”的性质。性质形容词带上“着”、“了”等体标记,程度副词或自身重叠,功能就向状态游移。(李宇明 2000: 462) 如,下例中“红了”蕴涵着苹果的状态转变过程,表示苹果处于“红”的状态,也具有“红”的性质。

红了的苹果才好吃,苹果还清着呢。

“红了”蕴涵着苹果的状态转变过程,表示苹果现在处于“红”的状态,也具有“红”的性质。

② 这点是学友陈国华(北大中文系古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告诉笔者的。陈为土生土长的阜宁勾墩人。

③ 这点是笔者的调查对象成娣(建湖上岗人,建湖外国语学校教师)反馈的结果。

④ 从这个例子看,涟水(南禄)话中的“象(话)”已发展成熟,句末“得”残留的变体“呢”可以省略。

⑤ 表现之一就是很多语言中代词常是单音节或常轻读,因为代词是有定的,表示旧信息,受关注度不高。

因此,表“程度深”义的“吓死人”受到“很”、“极”等程度副词的类推,前移到谓语中心前,作状语了。移位后,“吓死人”修饰的形容词有限制,即该形容词表示的属性(如例36中的菜贵)必须是言者所不期望的(否则就不会“吓死”言者)。如:

(32) a. 这菜吓死人贱。(这菜特别公道。)

b. 这菜吓死人贵底呢!(这菜真贵呀。)

买菜人如果说(32a),句子不可接受;如果说(32b)句子可以接受。移位之后的“吓死人”进一步词汇化为“吓人”。如:

(33) 人家那孩子吓人漂亮(底呢)!

这时“吓人”选择限制也少了,修饰的形容词不一定要是表示不期望的属性的如例(33)。“吓人”词汇化后,作为双音节副词,和很多双音节副词一样,作状语时也可后附“地”。如:

(34) 他跑得吓人地快。

“吓死人”前移后,原作为补语标志的“底”就被重新分析为语气词“底”,放在句末,协助表示感叹语气,有时可以脱落。如上文例(33)所示。这表明“吓人”语法化程度比“象话”高,因为“象话”还不能脱离原始补语标志“底”独立用于对程度深的感叹。

“象话”发生补状移位或许还受到了普通话类似现象的类推。“象话+XP”与普通话中的“雪白”、“笔直”、“蜡黄”、“葱绿”在构造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短语,后者是词。“雪白”、“笔直”、“蜡黄”、“葱绿”在古代汉语中也许要表达为“白如雪”、“直如笔”、“黄如蜡”、“绿如葱”。既然“白如雪”、“直如笔”、“黄如蜡”、“绿如葱”可以转换为“雪白”、“笔直”、“蜡黄”、“葱绿”,那么,“XP如话”当然也可以转换为“象话XP”了。当然,“雪白”、“笔直”、“蜡黄”、“葱绿”变成典型的现代汉语表达也可以使象义短语位于状位,但象义短语后还要加上比况助词,说成“象雪一样白”、“象笔一样直”、“象金子一样黄”。也正是因此,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象义短语虽然也可用在形容词(短语)前,但却无法完成词化。

阜宁话中“象话”、“吓死人”的前移客观上造成感叹成分的后移。而句子的末尾是句子的常规焦点所在。这也符合句子语义重心转移的需要。因为,随着“象话”、“吓死人”的语法化,句子的语义重心已经从它们身上转移到了它们所修饰的成分上。

其二,“象话”认知侧重转向过程中的类推

“象话”先通过比喻的方式对事物客观状态作出一种主观评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不很强;继而用于感叹句,突出强调说话者对某种属性程度之高的肯定性评价,主观情绪更显著。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在普通话和其他语言有类似现象。普通话中“好”有多种用法。“好1”是说话者对事物的属性的一种评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好人”。“好2”经常用于感叹句中,如“好漂亮!”,突出强调说话者对某种属性程度之高的肯定性评价,主观情绪更显著。可见,“好1”虚化为“好2”与短语“象话”虚化为程度副词“象话”,都经历了主观化。英语中 word 可以表示“话”,“upon my word”是介词短语,也可以用来表示感叹。例如(下两例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1751页):

(35) He did not say a word about this. 他对此事一句话也没说。

(36) (Upon) my word, you are back early ! 喂,你回来得真早啊!

上述两个现象都与阜宁方言“象话”的发展相似。所不同的是,英语中的“upon my word”不是位于句子谓语中心前,作状语,而是位于句首,作独立语,其中的“upon”可以隐含。其实,这不影响它们之间的平行关系,(36)在英语史上原为:

(37) You are back early upon my word!

阜宁方言中是用含“话”的比喻短语“象话”,而英语中是用含“word”的比较短语“upon my word”。如,例(37)是用你回来的速度在我说话速度之上来反衬你回来得很快。我们知道,英语中主语与谓语中心有一种形式上的呼应关系——现在时中主语用复数,谓语中心动词就不用加词尾-(e)s;主语用第三人称单数,谓语动词就要用加-(e)s词尾。英语史上甚至第一、二人称单数作主语,谓语动词也有与之形成数、人称呼应关系的词尾形式,如,“-st”。因此,从补位移来的“upon my word”就不能插入到主语与谓语中心之间,而只能继续前移,到句首。在句首用得时间长了,它就被重新分析为起感叹作用的惯用语,句法上充当独立语。由于汉字不象英文实行分词连写,双音节“象话”自然要短语词汇化。而英语三词组“upon my word”却无法词汇化,只是在使用过程中开头的 upon 由于磨损而弱化以致脱落。这又与“象话”中“话”的弱化甚至脱落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小结

综上所述,阜宁方言“象话”与普通话“象话”一个是词,一个是短语,它们的语法分布正好互补。它们的语法化是沿着不同的路径进行的。阜宁方言“象话”的语法化,从历程上看,经历了认知侧重转向、语境吸收、句法移位、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边界消失、短语词汇化等环节;从诱因上看,有语音促动作用,即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有句法强制作用,即汉语史上象义词的词汇更替及象义短语的前移;有语用类推机制的诱发作用,即其它语言中也存在从摹状到锚程的认知转向,普通话程度义往往诉诸于谓语中心前的程度副词,阜宁方言中介词短语获得程度义后往往前移。

本文没有解决的问题是:(1)建湖、阜宁勾墩、与涟水南禄话中的“话”均已脱落,而与勾墩同属阜宁的风谷话中的“话”为什么却没有脱落?(2)据被调查者反映,在建胡话中的“象 AP 底呢”往往是用于反语的。这是否是因为“象话”中的话原是美的典型,后成了好的典型,然后根据物极必反的道理形成的,笔者不敢妄断,尚待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刘志基.零距离看远距离[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 [2]石毓智.语法的形式与理据[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 [3]袁毓林.稼轩词“见底道”的结构和意义献疑[J].语文研究,2001,(2).
- [4]石毓智.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 [5]刘丹青.汉语中的框式介词[J].当代语言学,2002,(4).
- [6]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王健,顾劲松.涟水(南禄)话量词的特殊用法[J].中国语文,2006,(3).
- [8] Christopher Lyons. Definitenes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